



有茶相伴

安徽合肥 王唯唯

中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茶之国度,老百姓所谓“开门七件事”,即柴、米、油、盐、酱、醋、茶。虽然排在末尾的是茶,却是一门最有讲究、最有趣、最有文化、最令人心醉的学问,这是其他六宗日常生活必需品所不及的。

我曾下乡插队到一个叫舒茶的茶乡。我的喝茶经历就是从那时开始的。那会,茶是煮的,并非泡的;抓一把茶叶在锅底亦或水壶里,煮开了,再舀在大陶壶或瓷壶里,送到田头,供在田间劳作的人喝。盛茶水的碗,就是吃饭的碗,所以也叫吃茶。喝的人挺随便,有时手沾泥土,捧着碗就喝;有的嫌麻烦提起陶壶就倒悬着喝。喝时昂起头,直着脖子,听得见咕嘟咕嘟的喝茶声,看得见茶在脖子里运动,升起、下落。

我也一样,捧着碗一通猛灌,那叫一个痛快。后来读《红楼梦》,读到四十一回“栊翠庵茶品梅花雪”时,方知妙玉饮茶的标准是“一杯为品,二杯既是解渴的蠢物,三杯便是饮牛饮骡了。”读之汗出。饮茶如我,大约比饮牛饮骡亦有所不及了。

结束了八年的插队生活,回到城里,朋友们知道我的经历之后,都以为我很懂茶。其实不是,但我喜欢喝茶却是不假。我喝过不少地方产的茶,喝来喝去,要说我最喜欢喝的,还是舒茶产的小兰花茶。喝一口小兰花茶,满口清香无比,看着杯中那片片茶叶,就如看到我当年插队时的陈年旧事。

泡茶,我喜欢选用透明玻璃杯。透明玻璃杯,碧绿的茶叶,映衬出绿茶的清淳与优雅。轻吹一口,杯中荡起春波,感觉杯子里盛的不是茶,而是山间的春天,是大自然的精华。而透过透明的玻璃杯,我可以清晰地看到焙干紧缩的茶叶是怎样在沸水中涅槃:先是上下翻滚,旋转,沉浮,接着渐渐舒展,像花儿一样慢慢将自己打开,绽放。我的心绪,也随着杯中的茶叶,一点点打开,舒展,怒放。

工作之余,我喜欢读书码字。我一凡夫俗子读书码字,无须红袖添香,有清茶一杯即可。读书之余,偶有所感,遇则记之。那年头正逢青壮年时

期,精力充沛,一旦进入写作状态,就忘了时间,不知不觉,时间就到了午夜。这时困意上来了,一杯茶也喝得淡而寡味了,于是重新泡茶。看着那嫩绿的茶叶在水中悄然舒展、缠绵、沉淀,饮吸一口,香味便氤氲至周身的每个细胞,精神来了。

有人说,男人一生离不了烟酒茶。实话实说,烟,做过我的朋友;酒,也做过朋友;茶,更不用说了。记得退休那年体检,因体检报告中的一句话:“双肺多发性肺大泡,右肺少许炎症,左肺上叶近磨玻璃影。”引起了家人的担心,医生也严肃地规劝戒烟戒酒。从那时起,酒彻底戒了,烟由过去的粗烟改成细烟,每天控制在一包以内,只有茶,一直陪伴至今。

大半辈子的茶喝下来,真正品出茶之真味,是退休之后。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说茶有苦中有甘,苦后回甘的特性。人生也是如此,历经张扬挫败欢愉悲切以及聚散离别的无常后,有所悟,亦有所悟。回头看看自己六十余年走过来的路,酸甜苦辣都泡在一杯清茶之中。

茶,是一种人生,是一种文化,更是一种乐趣。林语堂说:“只要有一只茶壶,中国人到哪儿都是快乐的。”老舍说:“有一杯好茶,我便能万物静观皆自得。”鲁迅说:“有好茶喝,会喝好茶,是一种‘清福’。杨绛说:“喝茶不为解渴,只在辨味,细味那苦涩中一点回甘。”

汪曾祺说:“喝茶成为了我的一种生活习惯。”

我现在是有清茶一杯,便有了“半壁山房待明月,一盏清茗酬知音”的恬淡抑或清欢了。



塞外归来

安徽合肥 李云斌

“父母不在了,家就没了,站在先人的墓前,惦记着自己的来路。背井离乡漂泊在外五十八载,未敢忘记自己的根在哪里。”堂兄的即席话令在场的人无不唏嘘动容。耄耋之年,从千里迢迢的塞外江南归来祭祖,“少小离家老大回,乡音无改鬓毛衰。儿童相见不相识,笑问客从何处来。”每位到场的陌生面孔要先报出自己祖父或父辈的大名,他才能逐一一对上号。堂弟说:“大哥讲的还是地道合肥话。”正是乡音未改,人物两非,故乡早已今非昔比。

堂兄1965年从合肥工业大学稀有金属系毕业,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,祖国需要就是自己的理想,哪里艰苦哪里安家,打起背包独赴西北塞外。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住进打垒的房子里,白天与一批志同道合者冒着风沙自己动手盖厂房,夜晚站在孤寂的大漠中遥看天街一星河,挥洒着青春的汗水建设祖国的大三线。厂房建好,全力以赴投入到稀有金属冶炼工作中,属国家急需的军工产品,为国防事业做出特殊贡献。

堂兄开始一直在厂里从事技术工作,由于各方面能力出众,得到组织信任,调政府部门工作,不久,组织准备提拔重用,他思前虑后,觉得自己还是适合干专业技术工作,积极要求返回原厂,先后担任副厂长、厂长并获教授级总工程师职称,把自己毕生精力献给了祖国的国防事业。他戏言:“献出青春,献出子孙。”已在塞外安家落户,如今儿孙绕膝,故乡成为儿孙们的祖籍地,他们喝着九曲黄河水长大,经过大西北风尘的洗礼,

深深融入到那个多民族团结的大家庭里,塞外江南的风景留在了他们的脚步。

自古忠孝难全,在“大漠孤烟直,长河落日圆。”的塞外,管理一个几千人的工厂,深知责任重大,不敢有丝毫懈怠。“每逢佳节倍思亲”遥望故乡路漫漫,回乡祭祖成为一种奢望,思念只有挂在心头,面对故乡方向遥祭先人,寄托心中的哀思。

退休后,我的时间我做主,原来从宁夏回合肥没有直达火车,中途要转车,前后折腾近三十个小时;要么坐飞机,从家去机场再从机场到家里来回倒腾,既消耗精力又消耗体力,随着年龄增长行动渐感不方便,而思乡心愈来愈切。

今年初,宁夏开通直达合肥的动车,全程仅9个小时,朝发夕至已不再是梦想,感觉两地之间距离不再那么遥远,清明回乡祭祖不再是奢望,站在坟前感慨万千。借用王安石的一首诗,正是:塞外庐州一路牵,蜀山只隔数重山。春风又绿江淮岸,动车今日送我还。

百味·美食

梅村豆腐

安徽池州 徐累先

豆腐是中国人喜食的菜品,自西汉年间淮南王刘安发明后,一直占据着中国人的餐桌。由豆腐衍生出的豆腐渣、豆腐干、豆腐乳等,也为人们所喜爱。现在,又被加工成零食,三两好友相聚,充饥、喝茶或下酒,不可或缺。小时候,豆腐是难得的美食,穷人家的孩子只有在逢年过节或来客人时才能享受到可口的豆腐。

这些年,没少吃豆腐,但多数豆腐已没有了记忆中的味道,激发不出当初的味蕾,而梅村豆腐声名远播,食用后总让人赞不绝口。梅村豆腐是如何做出特色、赢得口碑的?我心中一直存着疑惑。

“草长莺飞二月天,拂堤杨柳醉春烟。”繁花似锦的二月,我们采风组一行来到贵池南部山区的梅村镇中新村,中新村由原中心村和新民村合并而成,各取首字成为“中新村”,南接大名鼎鼎的霄坑村,北靠栗坑村,梅霄公路和杜十公路穿境而过,霄坑河与龙舒河环绕全村,交汇于此。

在村委会,村领导接待了我们。说起家乡的好,村领导眉飞色舞,如数家珍,在滔滔不绝的介绍中,我注意到一个词:梅村豆腐。“什么?梅村豆腐就出自你们村?”我迫不及待地打断村领导讲话。“对啊,正宗的梅村豆腐就是我们村两家作坊生产的!”村领导露出自豪的神色。

吃过梅村豆腐、梅村豆干的人都知道,它与别家生产的豆腐和干子味道相去甚远,质地细腻,入口温润,软而不碎,香味纯正,无论是单吃还是作配菜,都非常可口。在池州大大小小的饭店,拥有众多食客。

于是,我们毫不犹豫地把采访对象定到梅村豆腐店。这是一家叫明德豆腐店的作坊,处于当地最高峰大佛堂山下,面对梅霄公路。我们进去时,店主人一家正在忙碌,有的在磨浆,有的在点卤,有的在摊晒酱油干,忙得不亦乐乎,对于我们一行人的到来,店主人并不惊讶,也许,他们早就习惯了陌生人的造访。

店主人姓储,改革开放后就开起了这家豆腐店,迄今已三十多年。在制作技法上除了增添粉碎黄豆的机械外,其余流程一概沿用老法,烧浆仍然用柴火灶。当我问起他的豆制品为啥有这么好口感的时候,储姓老人憨厚地抿嘴一笑:“做豆腐的技法没有什么特殊之处,在我们农村,上了年纪的人都有自己的一手,品质的好坏主要取决于原料的选择。”中新村群山环绕,气候湿润,土壤肥沃,为黄豆的生产提供了丰富的营养物质。豆腐制作过程中所用的水来源于大佛堂上流下来的山泉水,水质甜润,没有污染,富含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。不可复制的天然环境为品牌的造就提供了可能。“除此之外,做豆腐也和做人一样,不能偷工减料。”储姓老人漫不经心地说。

当我问起豆制品的销路时,储姓老人信心满满:“现在梅村豆腐的名声很火,我们一天要做四五百斤豆子,在城里设有销售点,根本不愁销路,还往往出现断货的情况。”

“那为什么不扩大产能?”我追问道。

“我们这里有句俗话:会做三分假,做多了就难以保证质量。”储姓老人很有哲理的话,让我想起日本的一些百年老店,往往都是一代一代往下传,为了保证质量和声誉,决不随意扩大生产,只有这样,才能真正地形成品牌效益。

告别储明德老人,我一直在想,吃的也好,用的也好,用一生的时光去做一个品牌,去呵护一个品牌,大概也是梅村豆腐成为池州名吃的原因之一吧。